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陳天標

春秋說卷九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僖公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堵俞彌即帥師入滑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請滑鄭伯不聽王

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辠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

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不考

文遂謂天王不能事母襄王自謂得辠于母弟非母也且惠后之卒久矣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八年十一月為宋之盟故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如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按經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盟故也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以邾莒之愬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故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為在楚書而在晉不書夏四月葬楚康王公送葬五月公至自楚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為不書傳稱晉人止公使送葬魯人辱之故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然則諱送葬故不書葬正月公在晉曷為亦諱之而不書傳又稱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杜預注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公之如晉也秋往春還則正月在晉明矣又焉能諱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正月以存君也（正月歲終復始臣子之於君父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以公久在夷狄故危錄之）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二十有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秋公至自會居于鄆二十有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冬十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孟即起子朝傳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獻公無子單子穆公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亂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王猛于莊宮以歸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在莊宮單子逆之以歸王子還乘夜取之復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子如劉乙丑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人皆王子子朝奔京八人王子還為首而還已死故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乙亥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

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猛之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宫極震萇弘謂劉文公即劉蚠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王城西而狄泉東兩王並立是為東西王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天王居于狄泉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左傳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公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從在國之辭臣無外君之道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謂諸侯言諸侯無有納公者不獨指國中之臣也

春秋王室之大亂三前有子頹後有子朝中有子帶子頹寵於莊子帶寵于惠子朝寵于景僖二十四年襄王

以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悼王敬王以子朝之亂居于皇居于狄泉皆志於春秋矣獨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鄭之櫟咼為不志於春秋或謂文告不及魯故春秋不志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文告不及遂不志則春秋乃魯史紀魯事而已惡在其為天子之事哉春秋之天下二霸主之天厭周德久矣二霸未興王室不絶若帶維持之者實二霸之力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葢齊桓晉文之事皆天子之

事也齊霸始於莊十五年終於僖十七年前後三十七年晉霸始於僖之二十五年文公出定襄王而民知義故城濮一戰而霸業遂成其後子孫相繼終於定之十一年則晉霸前後一百四十七年人皆知齊霸正晉霸譎莫知晉文之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然則莊二十年子頹之亂天子蒙塵而春秋不志君子謂齊桓不能無辠焉齊之霸始於莊十五年鄄之會及同盟于幽公實與會而經不言公穀梁謂內疑之蓋得其

實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九國之諸侯在焉魯獨使微者往會有是理乎內疑之者疑齊桓徒糾合諸侯而杜預臆說必不可從不謀王室也何以知其不謀王室莊僖兩王崩葬皆闕莊王崩于莊十二年僖王崩于莊十七年豈王崩而不赴諸侯哉葢齊不奔喪會葬故諸侯莫有奔而會者則其無志於尊周信矣及莊十九年周立子頹衛燕助之為逆而齊方侵魯王室之亂置若罔聞至二十年惠王出居于鄭王室蠢蠢然不靖而齊方伐戎絕不憂宗周之隕則春秋之所以

辠齊桓者不益章明較著矣乎吾故曰晉文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則謹而志之僖二十五年王入于王城晉文納之也曷為不志敬王之初立也自劉而居于狄泉復自狄泉而居于劉居無定所者凡四年矣至是始入成周而遣使告于諸侯故志其入不志其出襄王立於僖八年至二十五年在位十七年矣其出也告傳稱王使來告難又告于晉告于秦而入不告其所以入不告者王居正位孰敢干之

而又何告焉故志其出不志其入路史以為春秋不志入者襄王實未嘗入王城至二十八年盟諸侯于踐土王猶在鄭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失之甚矣曷為晉文霸業更大于齊桓周之衰也周鄭交惡宋公不王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祝聃射王則諸侯已無王矣及晉文勤王力扶周室因以風諭諸侯于是天王會諸侯於河陽而諸侯莫敢不至則東周尚有可為而天下未嘗無王也故君子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當是時周室有

再興之勢惜乎晉文不正故周不再興雖正君臣明王法特假此為名非其志也由是學者疑其盛疾其强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故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且自是以後諸侯朝王皆在温文元年晉襄朝王亦於温則諸侯朝王皆在温可知亦自晉文始之後之人皆踵而行之兩朝王所三覲闗廷遂成東都大典前此未之有也以臣召君晉文雖譎或不至此又何以垂訓後人哉天子適諸侯莫敢為主焉故言居居者居其地也諸侯失國而寓於諸侯則言在

在者非其地也鄆本魯地昭公居之故亦言居乾侯晉地昭公托之故變文言在成十年昭十五年公如晉成十一年昭十六年正月皆在晉不書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二十九年正月曷為特書公在楚春秋之例非常則書在晉常而在楚非常也曷為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司儀諸公相為賓謂兩公相朝諸侯相為賓謂兩侯相朝魯侯如晉兩侯相朝也故曰在晉為常蠻夷之國雖大曰子中國與蠻夷相為賓其禮未之聞故曰在楚非常

先是晉霸猶盛成二年諸侯之大夫與楚盟於蜀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言空盟而無情實也至是晉霸已衰諸侯不畏晉而反畏楚非徒與之盟又往而朝焉故君子於歲之首月之正而書曰公在楚或以為存之或以為閔之或又以公久在蠻夷而危之或又以公不朝正於廟而釋之存之者謂歲終復始人臣執贄以存君則在晉在楚皆當存也曷為在楚則然在晉則否釋之者謂公不在國不得朝正於是守國之臣告於

廟則在晉在楚皆當告也曷為在楚則告在晉不告且告廟之辭惟曰公在晉雖晉止公又何不可告哉若云厭尊毀列恥及先君莫甚於公之朝楚矣在楚則不恥在晉則恥之不亦傎乎其以為閔之危之者得其情未得其義然則其義奈何曰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公在乾侯亦非常也故事異而辭同情異而義同然則公在乾侯其情奈何公之去國為旅人矣其情見乎旅卦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

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之諸侯莫有納公國中之臣子莫有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每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不知聖人之情焉識春秋之義竹書紀年曰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左傳亦有入成周取寶器之說而云玉化為蜮未之聞也○魯莊元年莊王四年有王子克之亂左傳在桓之十八年宣十六年定王十四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不列於三大亂之數故王子朝告諸侯之文亦弗及焉定六年周儋翩之亂子朝之黨也故亦不數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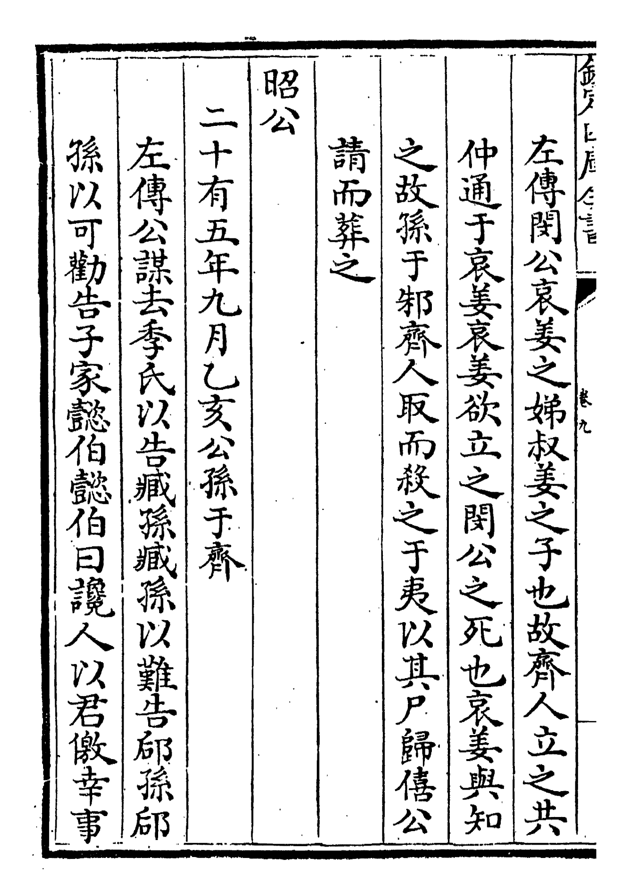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猶遁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

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馬搚幹而殺之忿毋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忿毋焉貶不與忿毋也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毋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閔公

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昭公

二十有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左傳公謀去季氏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儌幸事

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公之平子弟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辠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辠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

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臣
司馬鬷戾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
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
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昭子自闞
歸從公于齊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自鑄歸平子有
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

辰卒

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者也（委猶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

莊公即位文姜三㑹齊侯于禚于防于穀一享齊侯于祝丘一如齊師而不言其地皆在齊襄未弑之前一如齊兩如莒皆在齊襄既弑之後獨元年如齊非㑹非享亦非師曷為削去姜氏且變文言孫而不言如絶之也孫有三義一曰讓二曰避三曰遁文姜辠大不容于魯而遁于齊故曰絶之子無絶母之道曷為絶之穀梁謂天絶之人絶之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絶之矣文姜與齊

同殺桓公魯之臣絶之魯之民亦絶之所不忍絶者獨其子莊公耳子雖無絶母之道獨無防閑之道乎魯夫人淫亂者三人曰文姜曰哀姜曰穆姜文姜之辠大於哀姜穆姜之辠小於哀姜穆姜者成公之母通於僑如欲去季孟而公弗聽將廢公而立公子偃公子鉏公歸自會遂幽穆姜于東宮而殺公子偃春秋直書刺而無譏文益刺得其辠矣說者謂晉人以僑如之訴而執季孫行父季孫行父遂以私憾而因其君母且穆姜欲立

二公子惟曰是皆君也特以此恐愒公使去季孟徒空言而無實跡豈若哀姜通於共仲而殺其二子哉故說者以行父為不臣成公為不仁文姜之辠通於天實無所可以逃其死齊桓殺哀姜春秋善之而况辠大於哀姜者乎假令當時之臣亦如行父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君子以為得防閑之道焉或曰子而幽其母可乎穆姜之幽而死也春秋仍書薨書葬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子道與臣道兼盡春秋非譏則是行父未為不

臣成公未為不仁何不可之有且敝笱之刺文姜也齊人惡魯莊公微弱如敝敗之笱不能制魴鰥之魚苟非嚴其周衛禁其出入而徒多其侍從之人則其從如雲其從如雨侍從非不多也適足以佐齊子遊敖而已唯嚴其周衛禁其出入跡雖近於幽實得防閑之道春秋尚不以此辠成公又安得以此病莊公哉今不盡其防閑使恣淫亂為二國患故齊詩數刺之春秋數譏之遂播醜聲於千古君子謂莊公忘父從母為不子魯之臣

弗能匡正為不臣吾故曰必如成公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乃得防閑之道焉古者公侯失禮則幽又何有於君夫人乎禮有夫出婦未聞臣出君春秋臣出君者數矣外曰奔内曰孫孫之為言避也管蔡流言於國周公曰我之弗避音避無以告我先王由是周公避居東都周大夫作狼跋之詩以美之曰公孫碩膚言周公孫于東都其德碩大而膚美也昭公以三家之難而避於齊故亦稱孫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

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故懿子殺之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于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為之首叔孫氏曷為不

戮殿戾以請辠於公哉彼方任之為爪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婼陰指使之而陽為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辠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為因祈而自殺叔孫婼尚不能殺殿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愚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

詩序魯桓公微弱誤也文姜宣

淫皆在桓公之後當作魯莊公說者謂子不可防閑其母豈通論哉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何注云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按三年傳紀季者何紀侯

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辠也其服辠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何注云鄰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僖公

十有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鄫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左傳十四年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穀傳文不明注者又以私意汨之至啖趙而尤甚矣所謂使來朝使來請已者亦以公怒止之之故使來朝請已歸國故明年季姬歸于鄫不然苟非夫婦安得同謀穀梁曷為日遇者同謀也啖趙之說尤鄙倍故不復辨

女子子嫁曰歸出亦曰歸一歸夫家一歸父母家故皆謂之歸乃有非嫁亦非出如紀叔姬鄫季姬曷為亦書歸非嫁非出亦書歸者謂歸其國也鄫非國曷為國之而稱歸紀已亡矣而鄰之五廟存焉則猶之國也說者謂從初嫁之文信乎曰否不然叔姬者伯姬之娣也娣

隨嫡不稱歸娣而稱歸者春秋惟紀叔姬而已且紀叔姬鄫季姬皆非初嫁如從初嫁之文是再嫁也妄之甚陋之甚叔姬稱紀曷為季姬不稱鄫叔姬歸于酅故稱紀不稱紀則無以知其為紀侯之婦也季姬歸于鄫不待稱鄫而共知其為鄫夫人矣故不復稱鄫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娣同繫之紀嫡貴而娣賤二者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為嫡春秋不譏一說嫡死不更立禮無二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

媵不聘不聘為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為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得並焉娣不稱歸又焉得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畱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筴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曷為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夫婦辭也季姬及鄫子猶齊高固及子叔姬皆夫婦之稱曷為婦及夫而不夫及婦內辭也季姬為志乎遇其

夫猶伯姬爲志乎朝其子故從内辭及者内爲志焉爾季姬之來也不書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之不許歸國及遇于防而使來朝來朝之後乃許季姬歸國則是前之遇于防正爲後之歸于鄫張本其文甚明後世俗儒造爲異説以亂之學者又泥于婦人謂嫁曰歸之説遂謂歸于鄫者季姬嫁于鄫然則歸于鄫者亦叔姬嫁于鄫乎兩者合而觀之則其妄不辨而自明矣

莊公

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以稱師知取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還繞也宋本欲遷宿

君服其國先繞服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閔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孔疏云世本無陽國鄅道元曰陽都縣故陽國也齊同盟利其地而遷之漢高六年封將軍丁復為侯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八曰犯令陵政則杜

之杜之者鄭康成謂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為還音旋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為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絶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絶其往來之路如成二年晉敗齊師于鞌郤克以其私憾欲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公穀二傳皆曰使耕者東其畝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絶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杜省作土韓詩徹彼桑

杜自杜沮漆桑杜桑根方言東齊謂根曰杜又地名漢有杜陽縣見漢書志毛詩皆省作土故公穀二傳亦皆作土齊注云以齊為土地失之矣郱鄑部者紀之邑莊元年齊師遷其三邑而留其鄑以觀紀侯之能下與否下則臣之不下則滅之莊十年宋人遷宿宿不復見者蓋下之而臣於宋矣紀侯終不能下齊至三年乃以鄑與其弟紀季使臣於齊及四年紀侯遂飄然去國蓋未滅而先去也夫此蕞爾紀始則杜而遷既則分而判終

則去而亡春秋書之詳且備閔之乎抑善之乎紀侯雖
未知其賢亦未聞其辠齊襄無道乃以犯令陵政之辠
杜之而使去春秋所以書之詳者非閔紀乃惡齊也惡
彼則善此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也紀侯不能死何善爾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之道有經有權死者義而去
者獨非義乎齊人所欲者土地也而托為復讐之名必
欲滅之而後已齊强紀弱故先避而去之然則紀侯之
去紀與酅公之去酅雖廢興存亡不同然皆不忍以養

人者害人其心則一也君子以其去之善識其心之仁不然遷邅宿遷陽春秋止一書而已曷為紀侯去國書之若是之詳且備哉諸侯失國名大者紀侯名也公穀讀為大去似不辭春秋善紀侯之去曷為稱名夫國受之天王及其去也必告於王故名

桓公

五年秋螽左氏無傳隱元年八月傳曰有蜚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螺何以書記災也孔疏云釋蟲云蟿螽蚣蝑陸璣毛詩疏云幽人

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莊公

六年秋螟

十有七年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云麋之為言猶迷也

十有八年秋有蜮

左傳秋有蜮為災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云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左傳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

十有五年八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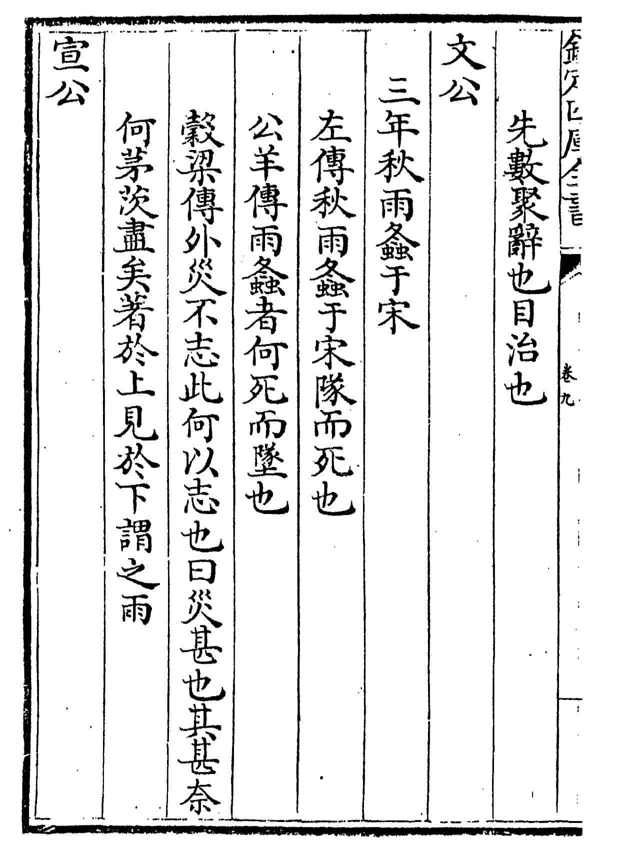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氏云是月邊魯人語正月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



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文公

三年秋雨螽于宋

左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

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宣公

六年秋八月螽

十有三年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冬蝝生

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

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幸之也變古易常而有天災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税畆之災也

襄公

七年秋八月螽

昭公

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孔疏云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信然

左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音胡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

來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氏云鸜鵒猶權欲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昭公果為季氏所逐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增之者所謂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也

哀公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火伏在夏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詩七月流火謂昏見西南漸下流也周官司爟季秋内火是九月昏火始入十月昏則伏火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秋九月螽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

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𪓰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獻麋𪓰人掌取互物貍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

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掌敺除鳥鳶秋官司冦則有㝠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鄭司農讀蟈為蜮壺涿氏庭氏之官㝠氏掌以靈鼓敺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蟲穴氏掌攻蟄獸翨氏掌攻猛鳥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蟈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由是後世羣儒遂疑周官之偽以為周官六典乃一王大法曷為瑣屑至此且下而及於水蟲

之微細蟈氏壺涿氏亦備其官宋儒朱子嘗竊笑之學者亦未敢盡信惟程子篤信之而亦未嘗言其義焉人皆疑周禮而不敢疑春秋者葢以孟子不見周禮而獨見春秋又以春秋非魯春秋乃天子之事其文其事其義言之最詳讀春秋者考其史之文知其時之事然後徐求其義則得之矣而孟子所言周之班爵王制亦同獨與周禮不同以故學者愈疑之春秋記災記異螽螟及蝝傷我稼穡實害粢盛災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災

六鷁退而霸圖空鸛鵒巢而國君出仁獸獲而哲人亡異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異若夫蜮潛於水麋處於澤蜚生於盛暑或引山海經以證其異詳見禮說後世多有之非災亦非異曷為多麋有蜮有蜚亦書於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王經世大典蜮蜚書於策猶蟈氏列於官其細已甚學者不疑春秋而獨疑周禮則又惑之甚者也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實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蓋其所以盡人性者教以三物糾以八刑會以禮屬以法其

官既備矣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敎擾而阜蕃毆攻而禬毒茍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為災惟人性與物性皆盡飛征庶虞各得其所然後黎民於變而鳥獸魚鼈之類亦咸若焉學者以孟子言性善遂謂成性者人物本成之性何待於至誠之盡性而後成不知人物之性受之天成之之人故堯舜命契為司徒所以盡人性命益為朕虞所以盡物性惟人物之性有未成故聖人又為之一一設官以成之此周公作六典仲尼修春秋皆

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周禮哲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也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後之學

者詳焉伯益帝高陽之第二子實掌草木鳥獸後世號百蟲將軍有碑有頌周禮以蟲名官又曷怪乎

隱公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公羖作履綸其音同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

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在塗之稱其非在塗而稱婦有姑之辭入國稱夫人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其不言使何也履緰不言使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去國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録之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成公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冬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伯姬歸宋在九

年二月衛人來媵在八年十月明衛女與嫡同行也而晉人來媵在九年之夏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皆在伯姬歸宋之後其媵也仍稱來蓋必先至魯而後自魯歸于宋亦明矣媵不聘故不稱歸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孔疏云士婚禮首云昏禮下達然後納采注云達通也將欲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言乃後使人納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即昏禮之下達士禮使媒諸侯自使臣行亦媒之義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此納幣即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故一名納幣

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何氏膏肓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箴云納女於天子曰備

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云百姓是不愽異氣也齊大國來媵我以為榮故無貶刺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盖三月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在魯而往則然自他而來則但言聘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録伯姬之

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僞也

穀梁傳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以之備數而已雖待年於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

當畧之而不錄又安得特稱歸且媵不聘不聘為妾曾聲伯之母叔肸之妾也叔肸乃宣公之弟昆弟之妻相謂為姒傳稱聲伯之母不聘宣公夫人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焉可與其嫡同稱歸哉君子修春秋叔姬與伯姬同稱歸者以其賢而守節也且前之歸于紀特為後之歸于酅而書春秋諸侯失國獨紀書之備齊人遷紀而酅入于齊紀侯去國叔姬不改其節終歸于叔以守五廟婦道克全則是前之歸于

紀正為後之歸于鄭張本春秋言重辭複其中必有大
美惡存焉者此之謂也内女嫁于諸侯者惟紀叔姬宋
共姬書之為最詳故媵不稱歸而叔姬之媵特稱歸也
以其節歸不書媵而共姬之歸三國來媵也以其賢公
穀二傳皆以為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而後
世俗儒自謂通經而全無家法好為異説以亂經遂謂
三國來媵非為賢共姬而書也以非禮書如其然則内
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為皆不

書獨此賢女共姬之歸也而備書之以譏其非禮哉且共姬之歸也其禮可謂盛矣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内女之嫁也皆不書此獨屢書於策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皆來媵未聞内女之嫁有若是之盛者也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為偹者不其然乎左氏謂媵皆同姓而無異姓公羊亦以為諸侯一娶九女三國來媵則溢其數為非禮獨穀梁不言其非以為賢共姬而盡其事焉亦必有說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亡今

存者惟士昏禮士昏禮不獨有媵又有御音迓女從為媵媵送也壻從為御御迎也婦至媵布席于奥及即席媵沃壻盥于南御沃婦盥于北故曰媵御沃盥交及徹于房也御袵婦席媵袵良席良謂夫及其餕也媵餕壻餘御餕婦餘及質明婦盥饋而徹也媵御餕媵先御後雖無娣猶先媵無娣者士禮姪娣不必備先媵者媵事夫而御事婦媵貴而御賤也諸侯之昏亦有御鵲巢諸侯之夫人其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將之御迎而將

送言百兩侈其送迎之多則御非一人而媵備姪娣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女三為粲謂一嫡二媵三國來媵一國姪娣二人三國六人合之正符九女之數故春秋備書之以為後法孰謂三國來媵之為非禮哉白虎通曰媵必姪娣者為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然則娶不兩娣亦必無兩姪則一國來媵姪娣二人明矣博異氣者非謂必異姓何休

之說失之齊人來媵雖非禮而經無譏文所以詳錄共姬之歸明一時之盛蓋以自古破家亡國皆由婦人春秋貴婦人之節紀叔姬宋共姬皆内女之尤賢者故春秋貴之學者毋為異說以亂經可也何氏謂適夫人之下有姪娣左右媵之下皆有姪娣為九女愚謂姪娣皆媵也媵分左右必不在未歸之前來媵者一國二女而已當考或云諸侯娶于三國國各有三女非也諸侯惟娶元妃而已宋娶于魯而衛晉及齊來媵媵不聘安得言娶哉諸侯娶於一國而三國來媵經有明文不信經而獨信俗儒之說則吾豈敢

桓公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穀皆不觀國史惟篤信師傳齊鄭如紀穀梁無傳公羊謂離不言會是不知其事也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冬紀侯來朝

左傳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王十六年

左傳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之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八年冬逆王后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公羊謂不地者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氏遂以龍門之戰當之未可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莊王二年也魯莊元年齊師遷紀莊王四年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前年十一

月衛侯朔

出奔齊

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言亡或言執或言奔未有言去者特言去其國唯紀侯一人而已大夫士有去國之禮而諸侯無聞故曰國君死社稷國滅君死之正也去之非正也且齊紀同姓之國齊滅同姓而變文言去故公羊創為復讎之説春秋為賢者諱故不言滅而言去齊襄無道而稱其賢學者皆知其非矣晉滅虞齊滅紀皆同姓也虞公變文言執可謂之旱虞紀侯變文言去

不可謂之辠紀故我以為紀侯之去紀猶𨏩公之去𨏩

春秋諸侯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善者也紀侯非輕於去國蓋嘗百計以圖存矣始則求婚於魯繼而納女於周以為魯乃周之宗國足以為援而天王之命或能行於甥舅之齊故桓六年會于成而諮謀齊難及來朝欲請王命而求與齊成公告不能者非公無寵於王而不為之請蓋以衰周之命不能行於強大之齊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乃桓王之十六年紀季姜為

桓王后魯實為之媒明魯請于王故祭公來謀于我遂逆王后于紀焉桓王在位二十三年魯桓之十五年桓王崩其子莊王立紀季姜為莊王母魯莊元年當莊王四年齊師遷紀雖以天王之尊不能存其母氏之國坐視齊師遷紀而莫敢救之則紀之納女于周僅可延數年之國脈而已衰周之命焉能行於強大之齊哉齊之欲滅紀也始於僖終於襄必欲滅之而後已魯桓五年齊僖與鄭襲之十三年又合宋衛燕三國伐之其襲之

也紀知之而先為之備故不克其伐之也是時宋多責賂於鄭而鄭不從故鄭與魯紀合而敗齊宋之師於紀紀亦因此得全而魯桓前會于成後會于黃皆謀平齊紀而終不免齊之處心積慮欲滅紀者葢非一朝一夕矣自桓五年至莊四年綿歷十七年而後紀侯卒違齊難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下之而臣於齊不若去之而為寓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其死之而爭鬬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故以成敗論則𨗳公去𨗳而興

紀侯去紀而滅似擬之非其倫然以其心言雖一滅一興其心一也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愚於紀侯去國既論列於前復次第其始終本末以待後之學者

春秋說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十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陳天標

春秋說卷十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莊公

三年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鄭伯謂厲公非謂鄭子也桓十三年公會紀鄭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而欲會厲公將謀救紀時突在櫟故辭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

信過信為次桓十五年厲公入櫟公會宋衛陳于襄將納厲公而不克十六年復伐鄭仍欲納之十七年昭公弑十八年鄭子立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剌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似與次郎為一事而左氏無傳志以存疑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本欲圍郕託俟陳蔡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宋師不整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左傳作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秋七月齊人降

鄣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左傳亦稱諸侯杜預以為大夫妄甚矣其不言曹

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文公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羊作合

左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

少水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定公　昭公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有八年二十有九年公兩如晉次于乾侯皆非用師也故不列于例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哀十五年傳與此合然冠氏未詳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鋭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

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畏晉曲盡形容故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杜預乃云齊侯輕故不成功陋甚矣

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篨公羊作蘧篨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城
濮之戰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背酅者右背山陵而
師在其左故曰左次次猶舍也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雖非行師亦然昭公次于陽州次于乾侯是也
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穀梁曰次止也宿非止而何
趙匡謂春秋書次皆舉興師訓次為興失之矣一宿再
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易曰左次无咎未失
常也常不書失常則書趙匡謂經無信舍之文是不識

春秋之義者也信舍乃行師之常又安得書於策哉穀梁曰次有畏也此以情言非以為例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將伐晉也其畏晉也實甚矣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也何畏之有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元年三國救邢之師皆諸侯也左傳有明文矣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師未聞君在不稱師且三傳皆言諸侯在焉杜預泥於將卑師衆稱師之說而救邢之師又曰諸侯無所適從遂創為異說乃云實大夫而曰諸侯

總衆國之辭以大夫而總衆國可也遂以大夫為諸侯可乎趙匡信杜預而駁公羊曰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我不知所寀者寀何書而知三國君實不在哉又不知所云以師救者何人而名氏無聞也貶之歟抑卑之歟救邢義師也諸侯不往而顧使卑者往是時桓德未衰曷為宴安若此且城邢與救邢皆師也傳皆曰諸侯諸侯皆使卑者惡在其能分災救患乎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尊嚴之稱而以卑者當之其不然

也必矣且次于匡經序諸侯次于聶北傳亦稱諸侯同一桓師前後不應頓異我是以知三國之師皆君也趙匡全無根據力攻三傳以伸其異說不亦妄乎莊三年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先是桓十一年宋以賂而立鄭厲公因是多責賂于鄭而鄭不堪命遂與魯合故十二年魯桓再會宋公以平宋鄭而宋卒辭平魯鄭遂戰于宋十三年齊與宋衛燕襲紀欲滅之魯鄭遂救紀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紀之所以茍延數年而不

滅者魯鄭之力也魯初與鄭盟于武父十二年又會于曹以修前好鄭伯又使弟語來盟皆在十四年則魯鄭之邦交可謂密矣十五年夏鄭厲公以雍糾之難出奔蔡昭公復歸于鄭是年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入居于櫟故魯桓於是年冬明年春夏三會諸侯而再伐鄭欲納厲公而弗克則魯之惓惓於厲公者不可謂不至也及十八年昭公弒鄭子立而春秋不書則魯之厚於厲公薄於昭公并無恩于鄭子可知矣及莊元年齊師遷紀三

年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公次于鄭之滑將會鄭厲公而謀救紀葢以桓十三年紀之戰公後其期故經不書戰地而卒敗齊宋衛燕之師者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欲與之謀救紀時厲公在櫟而辭以難言已方在難何暇救人則傳所稱鄭伯者乃厲公必非鄭子也鄭子不見於經惟莊四年一書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所謂鄭伯者指厲公亦非鄭子何以知之子儀之守鄭猶夷叔之守衛故經傳皆稱子而不稱侯伯桓十八年莊十四年傳稱

鄭子傳二十八年經稱衛子　至莊十四年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春秋亦不書者子儀十四年在位而立於祭仲殺於傅瑕雖十四年攝行政事而未嘗一日為君故不稱君而死無謚且其立及其死也不告於王故不書其所以不告於王者昭公以嫡立厲公雖以篡立而數與諸侯會盟征伐則知其立也必告於王及同盟之國而得列於諸侯故雖失國而經書鄭伯且不惟一書而已出奔書入於櫟書遇於垂書子儀之立鄭無君攝也又不與於

會盟征伐諸侯亦莫以為君以此知其立也不告於王及同盟之國則莊四年經書鄭伯必非鄭子益明矣後世讀春秋者亦知之而不能明言其始終本末及其所以然故學者疑而未定愚特詳錄之以待後之學者考而正焉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左傳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

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春秋合伯子男為一皆從子諸侯在喪公侯降稱子則伯子男降稱名非貶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亦云譏奪正也）

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

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京相璠曰今平陽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辠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得辠于天子也其得辠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辠爾越走也屬託也天子有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

宮萬奔陳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閔公

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穀梁傳其曰出絶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僖公

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

應劭曰陽安有道亭西平有栢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黄城皆漢之汝南郡　皆弦姻也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温温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二十有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六月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辠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於董易中軍賈季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七年夏四月晉先蔑奔秦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宋司城來奔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

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八年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巳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左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

春郕伯卒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左氏據魯史作傳郕無史故不詳魯以郕朱儒乃大子而其父卒當君郕者其來奔也遂以諸侯逆之此實事也傳固明言非禮矣趙匡駁之曰未嗣位而稱伯名不正此駁春秋非駁左傳全無根據以意說經自趙匡始

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
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亦云其曰子哀失之也

宣公

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辠也且告以
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

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

然則否

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

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二傳作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薨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

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

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成三日五踊之禮第三日朝踊暮不踊去事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不待報之殺也故曰奔

成公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孔疏鄭康成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辠大刑之小宥之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若以周禮無放流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周臣雖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左傳周公自出謂自私土而出也王者無外故曰自周無出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冬經不書冬

十有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魚石出奔楚魚石出奔傳言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右師華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決睢澨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向爲人鱗朱二宰向帶魚府遂出奔楚

十有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鄢陵之戰公將往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時蔑守公宮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

晉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

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

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閉門而索

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

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襄公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十有四年夏四月已未衛侯衎出奔齊依公羊經文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宫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辠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辠

十有七年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冬宋華閲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辠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必逐之左師曰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二

傳作光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辠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鞅逐在十四年傳）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二十有三年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羊作鼻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八月巳卯孟孫卒孟莊子仲孫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巳而視

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

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朱婁無大夫

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

事其君者其出乎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

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甯喜欲納公獻公曰吾請與子盟喜曰無

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音蔑割也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

專之去合乎春秋

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二十七年夏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

焉使反諸亡人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

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

讓奔吳

二十有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皋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秋鄭良霄出奔許

左傳靈王崩儋括儋季子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

夏四月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二十九年冬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巳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歸而飲酒秋七月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

之遂奔許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秋莒展輿出奔吳冬十

有一月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辠秦伯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

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於是莒

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公子黑肱出奔鄭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

乘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公羊傳莒牟夷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累次也相次而序謂之累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

大及小也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

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經書辛丑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齊有稷下館地名欒高敗又敗諸莊地名齊有莊獄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公羊作整）出奔齊

左傳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遂如晉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初南蒯謂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慭許之）子仲（慭字）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在下位辱必求之吾
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
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
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
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
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冬十月宋華亥向

寗華定出奔陳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或為主於國或為主於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以備不虞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

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

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

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

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

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

馬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吴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穀梁作東）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

在卑送葬者歸見昭子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十一月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有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一年入於宋南里以叛

左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

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巳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名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名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二十有七年邾快來奔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

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左傳經文本作邾黑肱後人以公穀經文無邾字因從其說而去之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案列女傳孝公稱者懿公之子則邾女為魯夫人者乃懿公非武公也懿公之

凡子伯御作亂則是所謂賊者乃魯公子非邾公子也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

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於魯自周反於魯顏夫人者國色也叔術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盱者叔術子夏父者顏之子皆顏夫人生有子焉謂之盱當讀斷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誅顏之天子死當是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誅君之子不立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

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内不言叛也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子明（祁之子溷）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明年秋樂大心出奔曹傳先序於此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十年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來奔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辠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辠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

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名宋朝會于洮秋齊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

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

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

奔齊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射而殺之文之鍇殺

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

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冬衛世叔齊出奔宋傳作大叔疾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

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

糗腵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

吾諫對曰懼先行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左傳經文本作大叔

疾蓋後人改從公穀經文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

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於河曲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上軍佐臾駢曰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宣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

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何氏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三歲不得凶自嫌有辠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辠也

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公

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春秋亡國皆書滅諸侯去國皆書奔獨虞公亡國不言滅而變文言執賤之也紀侯去國不言奔而變文言去貴之也葢諸侯以道去其國者不言奔而言去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曷為不言去而皆言奔豈春秋大夫之出奔者皆非以道去其國者歟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其去也可謂

從容矣奔者急辭從容而去安得言奔言奔者非以道去其國者也且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臣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君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者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必三諫者所以盡君臣之義待放者臣子辭忠厚之至臣爲君諱不敢自言無辠謂臣有辠君當放流之也故無辠不稱放從容不言奔而春秋大夫之出奔也或以難而奔或以辠而奔或以懼而奔或以

逐而奔或以偪而奔或以怒而奔或以伐而奔或以佚而奔或以讒而奔或以叛而奔或以放而奔皆非從容去國者故不言去而直言奔獨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稱貴之貴之矣曷為仍言奔且所謂不義宋公而出者非宋昭公乃宋文公也文公鮑美而豔君祖母襄夫人欲通之宋飢鮑竭粟以貸襄夫人助之施將殺昭公杵臼而立文公鮑故宋子哀不義之而出是時弑械已成而子哀先去易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子哀義不食

文公之祿也故春秋責之而仍言奔者國有難而行亦非從容去國故宋司城宋子哀雖皆責之而仍言奔者以此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經書奔傳稱放且曰書出奔辠高止也然則書奔者辠之書放者獨無辠歟如其然則高止信有辠矣胥甲不用命陳招殺世子辠尤大於高止之專孰謂放者皆無辠哉且放者屏之遠方非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者也殛竄放流虞之四辠而說者猥與待放者同科失之甚矣或曰天下一

家天子之臣不得言放豈其然乎春秋辠未定者稱奔辠已定者稱放高止辠已定未放而先奔故經書奔傳言放也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楚傳言王者無外故自周無出周公自出者自其私土而出其說近是而猶未盡焉國滅不言出無所出也叛而奔者仍言出曹會自鄭宋華向自南里皆自出也遲遲曰行汲汲曰奔遲遲而行者內有送外有迎汲汲而奔者內雖無留外必有受故皆曰出王子朝奔楚曷為不言出子朝以篡立不容

於內其臣逐之無援於外諸侯棄之遠而奔楚以爲莫有受之者也故不言出襄二十六年傳稱孫林父以戚如晉子鮮亦云逐我者出則孫林父以戚出奔晉明矣曷爲不言奔而直言叛春秋之例惟聞以地來未聞以地往以地來者來向我故不言叛而言奔以地往者往背我故不言奔而言叛孫林父以戚如晉是以地往也與以地來者不同故直書叛以正其辠焉爾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猶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

出奔楚皆叛也公羊以為叛得之穀梁謂自夢者專乎夢也君實有土臣敢專之寧非叛乎稱公孫誠貴矣以貴取之遂以貴專之安見其不以叛也公羊謂為賢者之後諱故不言叛則又不然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斯言也蓋傳自仲尼之徒歟於是附會者遂謂賢者子孫君子為之諱則桀紂亦禹湯子孫曷不為之諱哉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傳稱郕伯卒太子朱儒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是以地來也當書郕

朱儒以夫鍾郕邽來奔曷為不書地而直稱郕伯左氏謂魯以諸侯逆之為非禮故直書郕伯以示譏既書伯又安得書地未聞春秋有諸侯而以地出奔者也公羊謂失地之君諸侯失國雖兄弟亦名不稱名似非失地之君又莊八年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者下之似非滅豈公羊據此而遂以為失地之君歟左氏所據者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孟子所謂其事與其文也公穀二家不徵事不考文惟言義義在事與文中舍事與文而獨

言義往往失之昭三十一年傳稱邾黑肱以濫來奔則知經文無邾非史闕文也經不言邾二傳皆有說後人以其說而改從之杜預以為史闕文左氏所據者史之文也何闕之有且左氏傳中有經傳皆與經合獨此傳與經殊我故知後人以二傳之說而改從之也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曹無史故曹羈曹會左氏皆無傳後人說春秋者遂以曹羈鄭忽並提而論則不然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鄭伯寤生卒卒於五月而忽於九月出奔

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卒於二十三年冬而羈於二十四年冬出奔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公羊以為三諫不從而去之者大夫士去國見於禮及先秦諸子春秋不書去而書奔則曹羈與宋子哀同例公羊之說未必無徵一來奔一出奔皆責之也兩存以待後之學者裒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

削而更之益以臣出君猶以臣名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為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又云不書名從告列國來告亂安得稱其君之名禮所謂諸侯失國名者謂出亡必告於廟故名傳稱衛侯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告亡告亡者告於廟也告於廟必告於王夫國受之先

君先君受之先王故出亡必告豈獨告於同盟之國乎

春秋說卷十